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民國以來經學研究計畫」研究成果

古籍整理叢刊 16

李源澄著作集(三)

哲學思想

政治及政治制度史

主編

林慶彰

蔣秋華

編輯

黃智明

袁明嶸



港台書

C52
20250
3

林慶彰
蔣秋華

主編

黃智明
袁明嶸

編輯

李源澄著作集 (三)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籍整理叢刊 16

李源澄著作集

原作者 李源澄

主編者 林慶彰、蔣秋華

編輯者 黃智明、袁明嶸

校對者 張晏瑞、陳水福、蘇琬鈞、鄭淑君

呂祥竹、陳亦伶、李唯嘉、鄭于香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二八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八三六二〇

印刷者 久忠實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十一弄六號

電話：(〇二)二九七七一六〇二

定價 全套四冊平裝一六〇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平裝：ISBN 978-986-01-5872-4

GPN：1009702940

哲學思想

解學
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源澄著作集 / 李源澄著；林慶彰，蔣秋華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民 97.11

冊； 公分.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籍整理叢刊；16)

ISBN 978-986-01-5872-4 (全套：平裝)

1. 經學 2. 秦漢史 3. 中國哲學 4. 文集

090.7

97020608



李源澄著作集

第三冊目次

哲學思想

周末養士與周末學術……………	一〇二一
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一……………	一〇三〇
與陳柱尊教授論學書二……………	一〇三二
與陳柱尊教授論諸子書……………	一〇三八
天人合一說探源……………	一〇四二
儒墨道法四家學術之比較……………	一〇五一



儒道兩家之論身心情欲·····	一〇六一
儒墨關係考·····	一〇八二
周秦儒學史論·····	一〇九二
新儒學派發微·····	一一〇一
儒學對中國學術政治社會之影響·····	一一一五
儒家德名釋義·····	一一三三
從儒學史上言孝弟義·····	一一三七
評胡適說儒·····	一一四五
孔學述要·····	一一六九
尊孔論·····	一一七四
評陳獨秀的孔子與中國·····	一一八一
與陳獨秀論孔子與中國·····	一一九三
荀子餘論·····	一二一〇
墨學新論·····	一二二四
大小取章句書後·····	一二三四
附：大小取章句·····	一二三六

論老子非晚出書並質錢賓四先生……………一二六二

老子餘義……………一二七五

老子政治哲學……………一二八一

莊子天學論……………一二八六

明法……………一二九三

法家思想之演變……………一三〇三

論管子中之法家思想……………一三一三

論管子心術內業……………一三一九

淮南子發微……………一三二六

浙東史學之遠源……………一三四二

釋清談與名理……………一三六四

葛洪論老子與神仙……………一三六八

晉元帝與庾亮……………一三七二

六朝文士之聲樂與技藝……………一三七六

理學略論……………一三八八

橫渠學術論……………一三九七

陸學質疑……………一四〇四

南宋政論家葉水心先生……………一四〇七

章實齋之學術思想……………一四二六

亭林學術論……………一四三八

張羅谷先生學術思想之特色——讀張羅谷先生文集——……………一四五一

章太炎先生學術述要……………一四五七

介紹東方學術研究社……………一四六五

政治及政治制度史

宗法……………一四六九

論宗法政治……………一四七七

論茂才孝廉……………一四八三

尚書中書之起源及其升降……………一四八八

漢代大一統政治下之政治學說……………一四九五

兩漢賓客盛衰考……………一五三〇

霍光輔政與霍氏族誅考實……………一五四一

漢末魏晉政治思想之轉變

一五五一

北朝南化考

一五六五

北周之文化與政治

一五七三

崔敦禮之政治思想

一五九一

中正制度之意義

一五九六

論九品中正

一六〇一

周末養士與周末學術

養士之風，春秋已開其端，惟所養多爲武士，齊商人、晉欒、懷子^①之類，即其著者。戰國初年，此風尚未大盛。《韓非》〈外儲說左上〉^②：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申章、胥己。」襄主使爲中大夫，中牟之人棄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此與《漢書》言公孫弘以布衣爲三公，海內之士靡然嚮風一例。自孔子開門授徒，從之者眾，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宜有養之者，雖不必如孟子之養弟子以萬鍾，諒不至於無所養。趙襄子去孔子未遠，申章、胥己猶得大弘其教，亦風氣使然也。戰國養士，約可分爲三類：尊養賢士，以魏文侯、魯穆公爲代表。所養雜流，則以四公子之徒爲代表。間乎二者之間者，前齊之稷下士，後有呂不韋之賓客。所養之士，諒以魏文、魯穆爲最少，四公子爲最多，稷下士與呂氏賓客間乎其中。其品類，則魏文、魯穆所養爲儒生，稷下士與呂氏賓客爲諸子，四公子所養則品

① 編按：「懷子」二字，原作「壞子」，今正。

② 編按：「左」字原闕，今補。

類萬端，信陵君所謂「徒豪舉耳」，非爲士也。魏文、魯穆之時，去孔子猶近，此時之學術，以孔門爲最盛。《史記》〈魏世家〉言：「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仲尼弟子列傳〉言：「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後人以傳經之功歸於子夏，必以其門徒眾多故也。〈檀弓〉曾子責子夏，謂「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是子夏儼然爲孔子之承繼者焉。其時賢者，若段干木，《呂覽》〈尊師篇〉以爲學於子夏；田子方，《呂覽》〈當染篇〉以爲學於子貢；李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固自注以爲學於子夏；吳起，《史記》〈吳起傳〉以爲嘗學於曾子。非孔子之弟子，即孔子之再傳。〈魏世家〉云：「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則亦儒者之徒與！吳起、李克爲翟璜所薦，（據〈魏世家〉）宜亦與儒爲近。與魏文侯同時者，魯穆公亦以禮賢著名，孟子亟稱道之，於子思尤尊禮，曰：「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③。』」〈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④，則不能安子思。〉《孟子》：「淳于髡曰：『魯

③ 編按：「之」字下衍「以」，今刪。

④ 編按：「側」字原作「例」，今正。

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⑤。」
《史記》〈循吏傳〉言：「公儀休者^⑥，魯博士，以高弟爲魯相。」《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內。」又曰：「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其尊禮則不如子思。《檀弓》穆公之母死，使人問於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是曾參之子曾申，亦嘗在穆公之所。《墨子》〈魯問篇〉魯君問於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吾願主君，之上者^⑦尊天事鬼，下者^⑧愛利百姓，厚爲^⑨皮幣，卑辭令，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事齊，患可救也。」孫詒讓云：「以時代考之，此魯君疑即穆公。」如其然也，則墨子亦嘗在於穆公之所。《淮南》〈要略〉謂墨子學孔子之業，則穆公之所養，皆七十子之後學也。文侯之於子夏，固師事之，穆公之於子思，友之則子思不悅，必欲事之然後可。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魏世家》又言太子擊遇田子方，引車避，下車謁，子方不爲禮，

⑤ 編按：「於」字下衍「人之」，今刪。

⑥ 編按：「者」字原闕，今補。

⑦ 編按：「之上者」，原作「上」，今補。

⑧ 編按：「者」字原闕，今補。

⑨ 編按：「爲」字原闕，今補。

其自尊重如此。《論語》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是孔子之教，在先定其志趣，使不爲貧賤易志。儒者之能安貧賤，固其宜也。然儒者懷道以覺斯民，故孔子棲棲不皇寧處，斯數子者，何與孔子若是其反耶？意者段干木、田子方、泄柳、申詳之徒，雖當時賢者，亦非用世之才，故無營於世，若吳起、李克之類，則不然也。當時君主所以優禮賢者，由世變日亟，不得不求賢以自輔，而自孔子以來，私人講學，以私學繼官學，雖見厄於世族政治，而言論風采以震耀一世，其弟子如子貢、子路、冉求之類，已稍稍發舒，此新興之儒，宜其爲世主所尊禮也。此期養士，於傳播學術之功爲大，戰國學術之發達，必孕育於此時。即以政治軍事而論，吳起、李克影響於後世亦大。吳起雖嘗仕魯，其最有表現者，則在魏與楚。《吳起傳》云起去魯之魏：「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又云：「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

⑩ 編按：「賢」字原作「貧」，今正。

⑪ 編按：「爲」字下衍「卒」，今刪。

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史記》〈平準書〉言李克務盡地力，〈孟荀列傳〉作「李悝」，〈藝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說者以爲一人。《漢書》〈食貨志〉云：「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⑫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穀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蓋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勤。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卅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卅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⑬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卅石，故大

⑫ 編按：「糴」字原作「糶」，今正。

⑬ 編按：「四」字原闕，今補。

孰則上糴三^①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一糴，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②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晉書》《刑法志》云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③劾捕，故著《網捕》二篇^④，其輕狡、越城、博^⑤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⑥已。」商君受之以相秦，是吳起、李克之所施設，皆足以致富彊，此爲戰國法家之所師法，其人才之盛，可以想見也。

魏文侯既以禮賢養士致富彊，顯諸侯，秦孝公、魏惠王、燕昭王亦師其所爲。魏惠之不效，尊賢而不能用也。《秦本紀》云：「孝公於是布德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魏世家》云：「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① 編按：「三」字原作「二」，今正。

② 編按：「糴」字原作「糶」，今正。

③ 編按：「須」字原作「預」，今正。

④ 編按：「《網捕》二篇」，原作「《網經》一篇」，今正。

⑤ 編按：「博」字原作「搏」，今正。

⑥ 編按：「而」字原作「種」，今正。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燕世家〉云：「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②①}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孟荀列傳〉謂鄒衍如燕：「昭王擁彗先趨，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鄒衍亦嘗至梁，故〈孟荀列傳〉又云：「至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惠施亦至魏，爲魏相，〈莊子〉〈秋水〉篇云惠子相梁，莊子遇之。〈魏策〉^{②②}：「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齊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是三君者，其求賢皆在於危急之時，其求賢之意，乃在於富強其國以雪其恥。其尊禮賢者之意，與魏文侯、魯穆公之尊禮賢者不同，與稷下養士、呂氏賓客網羅各種學術人物「不治而論議」者亦異，又與四

②① 編按：「共」字原作「其」，今正。

②② 編按：「策」字原作「東」，今正。